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四九九回 莽和尚嚇倒老村夫 名秀才禮接黃總鎮

卻說王朗見嘍兵報信，知黃成為殷龍打死，正在廳前歎息，直見雲龍到了裡面，向著自己說道：「黃賢弟不聽我言，致有身死之禍，愚兄自愧無能代他報仇泄恨，此罪難恕！但不知黃達下山勝敗如何，快請寨主定奪！」王朗見雲龍如此言語，急忙道：「此非大哥之過，乃黃成不聽人言，致有今日。殷龍武藝本是高強，大哥尚不能勝他，還有何人敢去？」正說之間，又有嘍兵來報說：「黃達為賀人傑打死。」王朗聽了此言，不禁滔滔淚下，大聲罵道：「汝這死囚，咱與你有何仇恨？兩次三番與我作對，今日又將他二人打死，此恨此仇，何時可泄？」隨向雲鶴道：「自從賢弟造下此樓，本擬共圖大事，不意賀人傑這班小輩如此英雄，若不除卻此人，老弟英名，豈不挫滅？」

目下樓已造就，所有機關，皆按圖行事，賢弟能再助一臂之力，就此下山將殷龍治死，這山上威名便可大震了！」飛雲子聽了此言，正是合了意見。當時乘機說道：「寨主不必焦急，常言道：『欲速不達。』又言：『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』黃成身死，雖是可恨，若以一朝之憤，就此下山，二虎相爭，必有一損。假若勝不得殷龍，這座高樓，誰人可守？在俺想來，仍然靜以待動，今晚同寨主上樓，復將原圖取出，將各處埋伏，細看一番。咱想施不全必不肯甘休，且晚之間，定有人來攻打。」

那時等眾人上山，將埋伏發出，一戰而獲，送了他性命，豈非上策！」王朗本是個草寇，聽飛雲子這番言語，猶如至寶一般，連聲說是，只得命人下山，先將黃成兄弟屍體抬回，買棺收殮。

不表飛雲子騙取樓圖，單說趙五與天霸等人，在方剛店內，見過普潤，一路奔沂州而來，行了有兩三日路。這日晌午時分，正擬尋店飽餐，忽然東北角上一朵黑雲從空而起。普潤道：「黃賢弟，你看這天色要變了，咱們趕快前進，找個飯店飽餐一頓，等這黑雲散去，然後大家趕路。」黃天霸與趙五抬頭一看，果然黑雲飛布，湧滿上來。正說之間，但聽颯颯風聲，飛塵撲面，知道有了雨意，趕即往前奔走，未到半里之遙，早已滴滴傾盆，大雨如注，所有眾人衣服，已自濕透淋漓；只得冒雨往前而行，復走了一里遠近，腹中已饑餒萬分。忽見松林外面一帶高牆，像個大家莊院。黃天霸首先說道：「你看前面一座人家，定是一個財主，不然這帶莊院，定不會如此闊大。咱們且一同前去，說明來歷；若莊主聞咱大名的，留此莊內暫宿一宵，也未可定。」普潤道：「你們在此守候，等咱一人前去，保令你好酒好肉，吃個快活。」說罷，撒開大步，一路的冒雨而去。天霸見他是個渾人，心下只是好笑，也只得隨後走來。

誰知普潤到了前面，見莊前有個小孩子，同一蒼髯老者，站在莊門裡面，指東划西的閒談。普潤看在眼內，不禁動怒起來，心下說道：「咱們等如此苦惱，這般大雨，還在大路上趕行，腹中如此饑餒；這兩個狗頭，既看見我們冒雨而行，論理就應將我請進，即擺出酒飯，給我們飽餐一頓，方是道理。他偏然不睬，閒嚼他娘的皇天，明是看老子的窮相了。你既這樣，且待咱嚇你一嚇，好令你知咱手段。」當時一聲叱咤，一個箭步，躡過麥場，高聲罵道：「你這兩個狗頭，在這裡說什麼？」

咱乃云南普潤是也！快去通知主人前來迎接；如若稍遲，先送汝兩個狗命。」說罷，身軀一落，卻巧站在老者面前。老者正看雨景，不防著胖大和尚站在面前，如玄壇一般，只聽咕咚一聲，栽倒在地，嘴裡直叫：「大王，饒命，饒命！」普潤見了這樣，心下實是好笑，罵道：「汝這狗頭，且沒有眼烏珠，咱乃路過和尚，誰是大王小王？」那人聽見，方才定心，乃道：「佛爺爺，今日來得不巧，若是往常，莫說募化齋飯，便是起廟，也可隨緣助施。咱們主人最喜佈施，每年用夠一千八百。」

只自出了好心，沒有好報，遇見這班強盜，鬧得人神不安，現在主人、主母正在上房痛哭，誰敢進去回稟？連咱們午飯還未到嘴，哪裡有齋飯與你吃？」普潤聽他所言，卻知是有了緣故，忙道：「汝的主人姓甚？為什麼受強盜囉嗆？可知咱這手段，要與強人為難；若你主人請我吃頓齋飯，並我朋友們一起前來，保管你安然無事。」那老者聽他這派言詞，也不知是真是假，只得問道：「和尚，你法號何名？哪方人氏？可真能拿強盜麼？」

普潤見他不肯相信，忙道：「你這老奴，說咱撒謊，且令你看個見證。」說畢，舉起袍袖，走到場前，兩手一伸，舉起兩個極大的石礮，前三後四，亂舞了一回，然後一齊摔下。忙道：「你兩人可能相信？若再不為我通報，便將你兩人當做強盜，看你怕也不怕！」那老者到了此時，早已魂飛天外，忙道：「佛爺息怒，咱且進去稟明。」

正說之間，後面黃天霸等人，已到了門外。普潤便將方才的話，告訴眾人。天霸道：「這也難怪老者，想必這左近地方有什麼草寇為害。」隨即向老者道：「汝且進去報知主人，這淮安漕運總督施大人標下，有個黃天霸求見，他便知道了。」

那個人聽了此言，先將黃天霸上下望了一眼，然後撲通一聲，跪在地下忙道：「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你若可是隨施大人那個黃總兵麼？今日前來，該應我主人可以脫難了。且請在此稍待，容小人進去通稟。」說畢，站起身來，匆匆進去。普潤向黃天霸問道：「咱也不少半個鼻孔，一對烏珠，為什麼與他說話，他說我是個強盜，嚇得如黃牛倒地一般？一見你來，便如此模樣，豈不令人氣煞！」天霸聽他所言，心下實是發笑。還未開言，早見那個老者領著個半老官人迎走出來，高聲說道：「在下莊野村夫，不知大人駕到，有失遠迎，抱罪之至！」說著，舉手一拱，便請天霸入內。天霸也就還禮，回答道：「某等冒昧造府，實因大雨傾盆，難找客寓，故而至。但不知尊兄高姓大名，初次識荆，有勞遠接。」說著，也就進了莊門。後邊趙氏兄弟、普潤等一齊入內。

到了廳前，分賓主坐下。天霸開言問道：「尊兄住居此地，想必是自耕自種，樂享田園，何以與人家去結了仇恨？」那人見他詢問，不禁長歎一聲，道：「大人有所不知，且待老拙細稟：村夫姓李名根。祖父道榮，乃落第的舉子，只因未諳吏治，不願為官，遂以舌耕度日。到了晚年，積蓄得數百餘畝地，在這地方，置下薄田。先父遂勤勞耕種，日有餘資，以致家業日進。老朽苦守祖業，早年博得一衿，左近鄉人便以李秀才稱我。」

目下年登花甲，膝下只有一女，名喚秀英，只以擇婿太苛，尚然待字。不料上年有一伙強人，名叫爬山虎秦明，在這莊東蝦蟆山中，結伙為盜，殺人放火，無所不為。地方官屢次出差捕獲，無奈他人少地廣，捕他不得。老朽莊上也來借糧數次。誰知前月初一，這秦明來送信，他嘍兵說：他家寨主近奉沂州府琅琊山王朗之命，請他上山聚義，共圖大事；只因自己尚無壓寨夫人，聞得你家小姐尚未婚配，因此命我等通知，擇定初四日行聘，娶你家小姐，做個壓寨夫人。說畢，不問老朽行與不行，轉身就走。可憐老朽聽了此言，如半空中打了個霹靂！老朽這門第也是清白人家，何能以強盜為婿。至初四日，便前來行聘了。」說罷，不禁放聲大哭。不知天霸聽了此言，如何處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